



# 郭子祥

■ 许东罡（河北）

郭子祥有一怪癖，于高兴和沉思时，或遇大事，必将跟随他多年的那盏战国青铜古灯点燃。

郭子祥几乎是彻夜未眠，早早起床，天上的北斗七星还在闪烁，启明星升起之前，他再次划火点燃青铜古灯，他异常兴奋，今天他要给孩子们上第一课，国学《三字经》，早早穿上青色长衫，在小院中漫漫踱步，这是他多年梦寐的理想，他实现了平生的第三个愿望。

小城中，街头巷尾，人们都在议论头条新闻，花甲之年的郭子祥办了一所私塾，专教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这是中国传统的精髓，古典文化复兴了！有识之士的家长们便把孩子送到郭子祥的《国学私塾》，成为郭先生的入室弟子。

当郭老先生的教室里传来学生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的朗朗读书声时，天，蓝的高远……

青年时代，郭子祥就被打成“右派”，接受劳动改造，整天和那些足以同自己

父辈的老右派们一高远扫街、起粪，干又脏又臭的活儿，并被剥夺了站在人群中看墙体大字报的人权，那时他才十九岁，仍然是一个孩子。

但是郭子祥的思想却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的境界，一个理想的天国之中：人与人和睦相处，富裕快乐，耕田读书，没有剥削，没有斗争……在以后的岁月中，他写了大量的散文、诗歌和小说作品，夜灯下，郭子祥笔耕不辍，年复一年，他的书稿集了整整两箱；扫街时，他把地上的烟盒捡回来，拆开整平，用背面也要写上数行随笔或心灵的火花，他时常对同自己一起扫街的老人说：“忍着吧！过了这一劫，会好起来的。”
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郭子祥等几个人受队长的指示分工，到供销社的一个后院清扫垃圾，后院是废品站的一个网点，古铜钱一筐一筐，青铜器和铁器如同小山儿一般，看着这些即将回炉的珍宝，郭子祥的心像被万箭穿心，只留下一个空壳，他机械地

铲着地上的污泥，自问，我还是我吗？瞬时，只觉得历史在这里凝固了。

傍晚，他见四下无人，在古物堆中拿起了一枚青铜古灯，放在小拉车中，用土覆盖，带出了供销社大门。

回到家中，他把古灯擦了又擦，断代是战国青铜，造型奇巧，图案古雅，底座上有小篆：“善为至宝，宜子孙”字样，红斑绿锈黑漆古，他太爱这枚青铜古灯了，以后，他常常添素油，将灯盏点燃。

花开花落，批斗他和人被批斗的人一个一个相继死去，郭子祥双手合十：“善哉，善哉，阿弥陀佛！”时间飞逝，进入二十世纪末期，有消息传来，郭子祥的儿子从上海话剧院调到北京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，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担任特型演员，扮演邓小平形象，一时间，在小城传为佳话。

郭子祥整理书稿，把多年的积蓄作抵押，出版了他的小说诗文集《野火七星》《禅悦在人间》等。郭子祥把青铜灯添新油点亮，油灯的光

芒永远是心中的航标，他完成了平生的第二个心愿，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成为一名作家。

郭子祥自幼聪慧，学富五车，三岁就会背诵唐诗《锄禾》绝句，父母都是吃斋念佛之人，从小就教育子祥忠厚传家和做人的道理，子祥牢记于心，五经四书渐渐通读，从幼年时便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。

历史为郭子祥正名之后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请观音禅寺的高僧大德为父母超度，方丈主持身披袈裟，唱打作念，诵经持咒，承蒙佛陀愿力，接引亡灵莲开上品……郭子祥完成了平生的第一个心愿，青铜古灯在书斋中点燃了一天一夜。

郭子祥的学生像他当年一样聪慧，他身着长衫，手拿线装本典籍，像一幅《孔子行教图》。郭子祥笑了，像一朵盛开的莲花。

谁笑到最后，谁笑的才最美！

# 凤凰台遗址

■尹焕兰（新疆）

你是左公驻扎哈密 162 天的军中大营  
你与同心园湿地公园比邻而居  
你和百年粮仓仅一河之隔  
走上凤凰台遗址  
扬起的沙尘  
掩映着练兵场上呐喊的将士身影  
依然充斥着抗击侵略者的厮杀声  
声声震耳  
每一寸土地都易守难攻  
每一撮黏土  
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 
诠释了左公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  
厚植于湿地公园的百年左公柳  
遗留了左公大军的全息  
古老苍劲的树干  
生生不息  
每一条历经岁月洗礼的柳枝  
年年抽芽吐绿  
守望相依  
形似凤凰展翼的高台  
虽千疮百孔  
却深深烙印下左公西征的脚印  
蓝天白云下  
静谧安祥

# 弋海

■明社（陕西）

相思成帆  
时空为海  
愿月  
搭乘春天将来的风向  
任由初心一路引领  
等晨曦  
和二月相遇在梦醒时分  
同床共枕的满足  
和  
翻来覆去的午夜呓语  
仍按  
青春沿着燃烧的指尖星灯  
将要醉倒  
在以往不可忘的囿谷  
莫炫  
青春不经意间穿过指缝  
即使双手合十  
木鱼人彻夜敲落星辰  
又何以阻止  
一个人装睡得不醒  
青莲剑歌的独特和禅心不染  
终会割破云海舞遮  
等日月  
伏地挺身  
立见燕山月似钩  
和隔世的缘今生再续

# 像春天一样归来

■陈怀（安徽）

从封冻的冰河抽身，从禁锢的树干抽身  
像春天一样归来  
流水潺潺。故事在季节里发酵  
青枝绿叶是一封封  
寄向远方的书信，云  
是春庭的闲笔，万物复苏  
给明媚的阳光久别重逢的拥抱  
我陈旧的思想里，有新枝探窗  
它给了我春天的信息  
我看见一粒种子在破壳  
从温润的土壤里，长出花朵  
驱散了我心头冬日的阴霾  
春风里，聆听蝴蝶物语

本期责编：夏宏斌

# 母亲的养年猪岁月

■ 靳玲（江苏）

那年我四岁，记得立春有些日子了。那天天很黑，我焦急地等待着母亲。

母亲匆匆回来了。她包裹得很严实，一块红格头巾，从头捂到脸，穿件天蓝色大袍子。就是我们那里女人干活穿的，怕把里面的衣服弄脏，啥布都能做，也有拼凑成的。那时父亲在南方工作，带回几件工作服，被母亲拆了，拼成一件大袍子。母亲说帆布厚实耐穿，天蓝色还好看。

我家盖房时，批了三间房地皮，家里人少，母亲只盖了二间房，东屋住人，堂屋放些粮食和杂什，西屋没盖空着。堂屋装了门，东门通东屋，西门通西屋。

那年年后没几天，西屋空地被母亲隔成二间，里间还盖一间小房，小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靠墙放两个用旧的大瓦盆。外面堆放柴草，旧物，啥都有。母亲猫腰进了西屋里间，怀里跑出一头小猪，既黑又亮，两只耳朵竖着，小猪嘴还会拱地呢。

母亲笑咪咪地看着小黑猪，摸着它光溜溜的脊背。

从此母亲起得更早了，每天星星还没闭眼，就得先给小猪煮食。我家那口大铁锅，磕掉块沿，母亲把它放在堂屋角落，这会儿派上用场了。半锅米糠，撒把麦麸，再把把母亲在半山腰抠来的猪草。草刚冒尖，母亲每次捱过草，指甲里全是泥，有时候还有血迹。母亲说不给撒把草，怕小猪便秘。

小猪长得不慢，不知不觉，个蹿长不少，肚圆腿粗，油光发亮，一双眼睛可贼了，看到母亲就往她跟前凑。母亲倒食时，它站在一边仰脸看着，母亲一停，它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吃，叭叭叭叭吃得可快了。母亲若是时间不紧的话，会蹲下给它挠两把痒，拍拍它背。一副溺爱样，我多少有些小妒忌。不给小猪好脸，有时候拿起小棍抽它几下子。小猪直翻白眼，哼哼叽叽地进了窝。母亲看见了，笑出泪，抱住我亲一口。我也小猪一眼，心里很得意。

太阳飞飞，月亮蹶蹶，朝来暮去赶走春，赶走夏和秋。冬天时节，小猪长成小猪。肥嘟嘟，胖乎乎，脊背往下凹，耳朵成天耷拉着，在圈里晃荡，不停地哼哼。

母亲还像往常一样，每天忙乎完，必打扫猪圈，把猪粪、垃圾扫一堆，铲筐里，再倒院外粪坑里，来年春天种地用。以前做完这些，母亲就赶紧洗洗涮涮，忙着睡觉。第二天早起，伺候完猪，再照顾我吃喝，然后就是各种忙，脚朝天。这会儿母亲却蹲在猪圈看猪，嘴里念念叨叨地不知说些啥。

我们那里冬天特冷，零下二十几度是常态，水倒院里立马结冰。母亲长时间蹲猪圈不出来，我跑去找母亲。母亲看着老黑，若有所思。老黑在窝里呼呼大睡，母亲给它盖了层草。

进入腊月，村里人张罗着杀猪，准备过年。母亲约了村北的李叔，明天来家杀猪。母亲一大早起来，就着地中央大铁炉，烧了一锅水，水

哗哗地响，雾气满屋冲撞。

母亲忙碌的身影，细溜溜的身段，甩着的辫子。忙停当了，拉我起来，给我穿衣。今天咱家杀猪，一会儿李叔就来了，赶紧起床。

去年腊月，后院张婶家杀猪，给我家端来小半碗肉，可香了，我吃得满嘴流油。母亲说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吃完了，我还沉浸在肉香中，满脸的向往。小时候，家里穷，平时能吃饱就不错了，吃点肉，得逢年过节。母亲看着我，满眼疼爱，拍着我的头说，以后会有好多肉吃。

我家的猪被杀了，母亲炖了大半锅肉，里面放了好几样佐料，香飘十里。左邻右舍吃着我家的猪肉，都说我母亲就是会养猪，我家的猪肉比别家的香。那次，我吃了个肚圆眼饱，香味伴我左右，很久，就是现在似乎还能闻到。

那以后，母亲每年都养头猪，腊月，我家都杀一头猪……